

大型新诗丛刊

第二辑

骆寒超 黄纪云 主编

人民文学出版社

27

15

卷二 卷二 卷二

大型新诗丛刊

星河

第二辑

骆寒超 黄纪云 主 编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星河.第二辑/骆寒超 黄纪云主编.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
ISBN 978-7-02-007759-5

I. 星… II. ①骆… ②黄… III. ①诗歌—作品集—中国—当代
②诗歌—文学评论—中国—当代 IV. I227 I1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93780 号

责任编辑:李明生 装帧设计:何 婷
责任校对:刘光然 责任印制:王景林

星 河

第二辑

骆寒超 黄纪云 主编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北京四季青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334 千字 开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张 12.75 插页 1

2009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 200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978-7-02-007759-5 定价 27.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顾 问

屠 岸

主 编

骆寒超 黄纪云

编 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马新朝	叶 櫓	龙彼德	孙绍振	吉狄马加
刘福春	许 霆	江一郎	李元洛	李曙白
张同吾	张 烨	荣 荣	袁忠岳	骆 蔓
谢 冕	董培伦	舒 婷	程光炜	雷抒雁

目 录

一、星河浮雕

* * * * *

灰娃的诗	(1)
安操的诗	(5)
陈东东的诗	(10)
黄纪云的诗	(15)
龙彼德的诗	(19)
李曙白的诗	(22)
李少君的诗	(26)
李越的诗	(29)
泉子的诗	(33)
骆蔓的诗	(35)
叶丽隽的诗	(39)
汤素兰的散文诗	(41)

二、星河组曲

* * * * *

西塞娜十四行(组诗节选)	沈泽宜(45)
天生丽质(组诗)	沈 奇(48)
时光序曲(组诗)	马新朝(51)
抒情与反抒情(组诗)	周伦佑(54)
古镇记忆及其它(组诗)	陈蕊英(56)
在有我的地球上(组诗)	路 也(58)
青铜之光(组诗)	应忆航(61)
水书(组诗)	董迎春(64)
温暖(组诗)	人 邻(67)
关于历史的断梦(组诗)	姜云飞(70)
应答者(组诗)	胡 澄(73)
窗外梅红(组诗)	申 艳(75)

三、繁星满天

* * * * *

乘中巴客车出行(外七首)	郑成美(77)
远听蟋蟀的叫声(外一首)	周孟贤(80)

山谷(外二首)	李志勇(81)
巴黎女人(外五首)	徐素娟(82)
折叠天空(外三首)	楼森华(84)
空缺(外五首)	刘洁岷(86)
流川(外十首)	陈星沪(88)
兰雪之夜(外九首)	钟郁芬(90)
青春的世界(外四首)	周芷汀(93)
稻草人(外二首)	方石英(95)
江南小镇(外二首)	谷 雨(96)
梦回(外四首)	雪 纯(97)
海角之南(外三首)	周炜景(100)
夜·上海(外二首)	郑盈盈(102)
花盛花开(外三首)	流 泉(104)

四、诗学新探

论新诗创作原则的综合化传统	沙 苇(105)
诗性语言与节奏体式的辩证关系	
——新诗形式思考之一	白 耶(121)

五、诗人专论

昌耀论	叶 櫟(129)
吉狄马加论	骆寒超(142)
精神文明家园的恪守者——序《郑成美诗集》	屠 岸(155)
灵魂遨游的踪迹——序《灰娃的诗》	屠 岸(158)

六、文本探求

古典诗词曲析评(六则)	李元洛(162)
当代新诗解读(三则)	陈仲义(167)
华兹华斯名篇选析(六则)	朱 萌(171)

七、历史回顾

中国新诗编年史(二)	刘福春(181)
冯至在西南联大	冯姚平(188)
张白衣其诗其人	北 塔(194)

编后	(197)
----------	-------

灰 娃 的 诗

鸽子、琴已然憔悴

(一)

难道我成了
遗迹残骸
斜依野风经年
头顶旧梦婆娑 悄然地
心中莲开莲又落 褪去自身
来到远离掩埋祖先的地方
把心思托付给风
聆听不断扩展的浩远之音
祭奠人事不朽的悲痛
可又为何在此岸跟大伙儿
行走忙活心有迷离却

装作兴味不错

(二)

风雷 云水
据说缘起一则谰语
眼见那些妄通法者一夜间又
通体蹿出了别样枝条
这前后永逝不再寸寸流光竟
只为充耳的万花千树
竞相吆喝一声嵯峨 或调门尖刻
或不露声色八面闯进来
我司梦的花冠遭此摧折
严重缺氧拼命呼救
嘶哑声困在狭窄囚室
在颤腔四壁冲撞

能再递我一挺轻机枪吗？

(三)

可又不知瞄准什么 要不就
透露稍许谰语谜底给我
即使宿命 也该让人弄懂怎样
言说如何行走什么表情才算
暂时做稳奴隶的准则
太费猜测令人气绝 再说了
这关乎对作为类的人我绝望
关乎活 还是死
或者干脆

跟我说说天堂鸟儿的预言故事

(四)

平日用一种饮料想起童话
想起树桩狗尾草想起了那些风
捎来世事叹息的回声直吹人的心灵
寻思那高高的风水瞭望者为什么
老是觉着自己精灵飞走了
风沙沙树顶鸟窝晃着歌谣
莫非那儿躲藏着我？这证明
我的生命由我本人活着？可

心灵感应又收获些什么呢？

(五)

何方烟雨正抹去关于
灵魂的记忆
还没有去装殓？蒙难的灵魂
向晚总徘徊井边 安息地
何处去问询？难道我们
仍未能抚慰他们身心的痛而
淡漠了离去时依依的执着？
仍未担当仍未敢

点支蜡烛向幽暗阴森的回廊
投一线光用安灵曲子送一程既然

我们侥幸活在世上？莫非是

(六)

灵与魂被强暴？
被窃取偷换？抑或
亲手奉献？难怪
千秋深意有谁曾想过品味过
什么人匆促的步伐停了一霎
把心观照一回？谁的梦与纷飞的
雪花鲜艳片刻？灵魂沦陷
废墟上什么魔法应验了？
沁透的是谁的喜怒？安营扎寨
又是何方神圣？何以意识中枢
与心律搏动交火？
受惊的心

你不要往浓雾里飞 也不要

(七)

挨近燃烧的玫瑰
玫瑰燃烧会撕碎
你脆弱的心最最脆弱的部分
你不见月华星芒掩映
故园风雨后屋角墙阴面影不明
守护神的昭示已听不到
澄明的亮亮的神的音乐
显灵于风的灵动水的晶莹
万千天籁将天地的意念传动
而今哪里去找寻？

让我们去听星云飞逝

(八)

生命流程的投影飞逝的星云
轻摇声响护佑
天光雷电倏忽
盘桓在星座运行的汪洋我
这是从哪里归来？认出了自己
和自己相对泪如雨
就在这一刻 这一刻
暗隐凶兆那笑声四面冒泡 我的心

化作嫩蔓卷须朝里蜷缩 而
梦的边缘有只鹰展翅回旋
把诀窍密语撒在我眼帘
迷茫着梦想着有朝一日修复心灵
灵魂回归

涉蹚什么样的水火？

(九)

时常我盯着苍天深处
一带水域渡口众多影像
与鬼魂相仿 有我的前身
立在上帝面前 真想
到心弦崩裂地方凭吊一场
没有人知道我 孤孤单单
为苍茫太空痛哭 敢问
这地方笑或不笑可是自愿？
我能由我本人活着吗？
能否去那开阔地洒泪？那里
鸽子、琴都已憔悴 再问
能掬一捧泉水解渴吗？准许
滚铁环在一片光海奔跑？又
哪里去听寂静听听松风鸟鸣？
怎样去剪一片月裁一段云来？
那是谁 他一人从云中
高吼信天游泣不成声

谁在守护天上的大门？

忧 郁 症

或许陶醉于晨光浇注
或许应和着秋风潇洒
无边的银杏林喧响翻飞激动不已
我看见无数无数小小鸟儿扇动金色翅膀
听见全体天使的笑跳浪溅波
会变换人字形斜飞前进
是这高素质鸟类由星界
送来亮丽送来清芬和乐音
你听听上方 从天顶
自光源发散向八方漫流

如鸟儿掠空

那一派清灵旷朗与
浩瀚星云呼应急速奔流 转瞬间
阴翳悬上眼睑凝成冷露更
从那高渺秘蔽之所传出
奇高音号角多么惊怖 一声声
传送着无奈传送着落寞
梦里清丽空名片刻 刹那已
肃霜穿透 扯起了
巨幅黝暗帐幔 又预兆什么？

什么样的迷雾吹进
人的眼睛从帐幔背后 打定主意
污染大地魂魄 还算计
盗走我的梦
偷袭我的心灵 我的心是
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
生于光的源头
成于清流中央
一心想吻一吻迷离神往的远方

你再回头望一望世界屋脊
银铸的幽谷险峰
驿路星辰已摘去光晕
大投影忽去忽来
猜不透的恐惧的利爪
指尖钻心地痛
苦汁浸蚀心窝涌上咽喉
一年年隐忍着
喑哑了生命的哭泣
心中栖着的鸟儿向天张望
吹熄我灵魂的灯 难道是
神的旨意？
我的幽灵在预感中挣扎
她这是和自己搏斗
不幸的幽灵为什么要
有颗心呢！

恍若一场梦

莫非上苍编了瞎话？
谁撒了谎？

烟花时节……

烟花时节一场雨刚收
穿树掠水倏地一双幻影
忽又折势侧飞凌空往复
玄青莫测这一对精灵
来自众妙之门
出于圣灵一声叹息
经受过荆榛巉岩 不然
何以这般轻盈似梦非梦
千里万里寻觅昔日屋檐
双双俯冲下降
掠过隐秘抽芽青色的憧憬

满园丁香正随风摇晃
浓密的小花瓣上
无数碎钻纷纷坠落
曳出万千条银光
沐在婴儿色的光阴
淡紫色的波浪里
掠过时空我的幽灵飞向

一处久远了的庭院
神意掩映的地方 也曾
丁香花枝轻拂着光波荡漾
轻烟清芬在管风琴悠扬里缥缈
四周七彩水晶窗簌簌轻爆 你看到
光线纷繁游曳箭矢交错
那是在穿叉交射的
七彩光线里飞

眼下一园银彩映得
漫天雪青微微颤着 悄无声息
仿佛前世听过的鸽哨
余音停在虚空隐隐约约
又似遥远年份的梦乡陶醉
以纤细歌声温暖地缅怀
逝去的凄凉时光
思绪的紫雾渐渐洒开
记忆次第闪出
一会儿清晰一会儿模糊
闪回儿时的笑声——
仙女座众星飞翔起舞

灿亮的漩涡银光辐射
洒落时镶满在缀有
中国玫瑰的葱茏花冠 安祥地
辉映宝石兰辉
似梦境飘忽不定
你聆听到光波银亮的碰击
那是在雪青的明媚里飞

用柔软坚硬的笔触

——为“5.12”四川大地震作

你竟这样离开人世，不辞而去
昏昧天气尚未隐退，原本你
能等到吉祥之光，而那个时辰
你的心，正被日子一些细微光彩
激活？还是儿子的学费、居住款项
折磨着你？或许，你用残损的
肢体撑起劣质水泥，回想起与
父母官们的那次争执？

不忍想，崩天裂地黑沉的雷霆
一霎间砸断了你的这些
红红绿绿的梦，悲欣穿插尘世的梦
彼岸的路可好走？日子可顺？
有无不平事伤透人心？
对此岸的留恋遗愿仍放不下？
仍然思乡怀人，灵魂寻觅着我们？

这边，梦里我书写一些慰藉，一些
恐惧、委屈，用柔软坚硬的笔触
但怎能彻底安慰？！然而
中国已呼出：

让中国孩子免于失学的恐惧！
让中国人居有所，敞亮结实！
让中国人——
成为公民
理直气壮
尊严！高贵！

国旗为谁而降

——5月12日四川大地震，5月19日14时
28分，全国为遇难同胞降半旗默哀。
此为1949年以来，国旗首次为民众而
降。

我不会弹琴，孙女儿的
兰花指尖流泻清灵的泉水
也不能抚平我心的皱纹
那是我祖国用创伤不幸
腐蚀成的。忧愤不平
比地心更深，漫长岁月
淤血堵住了心口
意绪无路可走，今天
是谁，给装上了弦索
悄然发出均衡熨帖的奏鸣
恍惚听见孙女儿指尖溢出
流水琮琤琤琤，仿佛若有所思
仿佛充满灵感
融化着的花瓣纷纷坠落
透过深藏的泪水，我看见
蓝的哀音紫的雾气缭绕着
氤氲着整世纪的伤恸——
我们的国旗
缓缓下降

安 操 的 诗

千 岛 湖

莹洁的、白云掩映的诗心
迷离的、波光脉动的柔情……

呵，你的凝思只属于绿岛
柳林里伊人的红楼梦遥
当古刹晚钟随归帆隐去
电视塔正在把世界相邀

千岛湖，千种现实的渴慕
你眼里燃起欲望的篝火

可莹洁之下总给人迷离
这湖水淹没了多少遗迹——
沿河有酒旗风，深巷琵琶
寒窗下举子梦画得神奇……

新纪元踏沉了具象的虚无
你乃说诗心是这片碧湖

河 姆 渡

那时，恐龙绝望的恋歌
已经唤不回东海的碧波

这渡口因此飘起了炊烟
招邀着独木舟摇来村寨——
也摇来今天灵感的荒远……

于是骨的刀石的箭矢
雕琢出一片美丽的原始
古越的少女头顶陶罐
歌唱着走进汉家的历史

亚细亚黎明的文化岩层
先行者留下的一个足迹
血斑斑踏动了我的心魂

啊，我也应该是河姆渡吗
艰辛的生涯，为我中华……

天 姥 山

晚秋的红枫叶摇淡夕光
浪客在幻思古梦的海洋
峡谷，暮岚，山亭微茫了——
那不是绿岛，是一颗凄凉

猿啼声乃穿过风雨的世纪
寻求谪仙人芒鞋的征泥
天姥山，给我孤独的神秘

唐韵的剡溪水踏歌而来
歌人在感悟历史的迂回
青崖，白鹿，牧笛迢迢了——
这该是祭坛，不供奉沉哀

赤城霞乃飘出多采的寥廓
映现越女词芬芳的泪珠
天姥山，给我神秘的孤独

三 危 石

今夜，三危石魂已飞了吗
去探望三危山下的荒沙

可那儿只有无边的叹息
绝望的大海向生命告别

被驼铃摇落在夜光杯里
斟着一盅盅苦涩的世纪

南国的小夜曲荡漾的时候
案头的三危石加浓了乡愁

红柳梢头是软白的炊烟
西风残照里有霜笳连天
正当黄羊的碎蹄声隐去
漠天上星星比玛瑙灿烂

于是我也勾起旷远的怀念
推窗望天宇，何处家园……

露西亚之恋

——《东欧诗抄》之五

请允我走向记忆的芳菲
呈献这一束迟到的玫瑰
露西亚，曾有个若耶少年
普希金赐予他花季的幻美

请允我抚摸飘香的泥土
追思那一条灵感的旅途
露西亚，曾有个越州歌人
叶赛宁使他有天蓝的诱惑

请允我踱上丹枫的古桥
投影这一江天鹅的缥缈
露西亚，曾有个瓯海浪客
红帆船送去了生命的感召

请允我漫步茫茫的大野
寻访那一座信念的摇篮
露西亚，曾有个东方赤子
伊里奇撩开他认识的帷幔

请允我吻遍十月的红场
沐浴那一片历史的阳光
露西亚，曾有首黄河古歌
伏尔加协奏成悲壮的颂唱

斯科普里

——《东欧诗抄》之六

告别了母亲的黄河长江
穿越西伯利亚的苍茫
我怀着历史的庄严飞来
拥抱你，马其顿神圣的城邦

瓦尔达尔河静静地流过
白桦的林阴道波影荡漾
基谢拉红瓦绿篱的民舍
平台上，少女把提琴拉响

宁静而安逸，像一对恋人
依偎在曼特卡蓝色的湖旁
当白鸽消隐于玫瑰花丛
圣救主教堂有钟声悠扬

地震后捡回的创造意志
灵一样附着在人民心上
瓦特峰飘出的滑翔健儿
该是你无畏的精神意象

我多爱这一片巴尔干蓝空
曾有过风雨也有过电光
但在你旷远的灵魂深处
永恒地存在着一个太阳

斯特鲁加

——《东欧诗抄》之八

斯特鲁加是一片湖滩
沙地上裸陈着青春的美艳
浪花哗笑成蓝色的浩淼
海鸥在水云间舞尽缠绵

斯特鲁加是一段诱惑
小船在芦荡里寻觅夜歌
菩提树下有黄昏的恋人
草坪边婴儿车缓缓推过

斯特鲁加是一位女郎
轻灵的眸子牧笛样浏亮

月上柳梢时诗人们来了
人约黄昏后她春意荡漾

斯特鲁加是一座诗桥
东西方在这里招手相邀
美与美再不必隔水遥望
灵魂和灵魂在桥头拥抱

斯特鲁加是一杯美酒
让人迷醉出透明的乡愁
当我神往于戏水的天鹅
心却在杭州的西湖泛舟……

泰 托 沃

——《东欧诗抄》之九

这一片谷地有海的奇观
红瓦白墙在竞渡着千帆
街道节奏出摩托的旋风
萨尔山被困于滚滚波澜

于是有索道描绘出险峻
雪橇流线成满坡的飞星
动与力歌赞的滑雪胜地
唤回了古希腊矫健的风景

莱索克修道院却撑开青松
荫着纳乌木安谧的荒冢
母牛的草滩，铃铎一声声
山溪吟哦着幽古的葱茏

旷原上农妇的晚祷沉寂
野烟迷蒙起米勒的画意
当葡萄压弯了紫竹棚架
歌剧院已拉开梦幻的新剧……

马其顿爱抒写天鹅的诗行
你却要走出巴尔干月光
呵，远航的螺号已经吹起
骚动的灵魂犹牧笛悠扬

马其顿之恋

——《东欧诗抄》之十

斑鸠的黎明是一座愁城
生街徘徊出孤帆的黄昏
这时，母亲的你拉开窗帷
给人以荒远的童年温存

萨尔山坦荡着无边绿原
干草的芬芳在追踪村烟
斜坡上母牛怅望残霞时
何处牧笛声：溪涧潺潺？

心乃迷途于波洛格谷地
直觉在回忆里多么美丽
肃穆的大厅因谁的流盼
从此有青春梦，杨柳依依

那就让怀念汇流成明波
游艇上去描出似水幻图
可麦加只有膜拜的神秘
亚拉玛传来了沉沉夜歌……

圣火已熊熊，诗桥庄严
三角帆却飘失你那伊甸
我透过霓色的水帘灵视
永恒的歌者，马其顿之恋

新 西 兰

——《澳洲诗抄》之一

蓝天白云下，呢喃着海洋
开花的大草原百鸟翱翔
透明的南极夜有鲛人相思
伊甸在礁岩上幽梦深长

那一天，波西米亚的独木船
飘来了一片人类的语言
卡叶河畔有篝火的祭祀
毛利人狂舞出生命的新篇

许多年逝去了，这块土地
终于被欧罗巴揭开神秘

火枪，血与泪，传教士海湾
装饰了伊丽莎白的美丽

于是有惠灵顿议会的掌声
基督城探询着青春永恒
玫瑰的奥克兰，别墅
游艇争渡出力的狂喷

南阿尔卑斯有积雪千秋
布卡奇湖波让栖鸥碧透
正当情侣机在宅前飞起
且听到云间有小夜曲在云间轻奏

罗托鲁瓦

——《澳洲诗抄》之二

罗托鲁瓦的水是蓝色的
云绞下几点雨洒在湖滨
黑天鹅鸣叫着飞出苇荡
一颗颗音响也蓝得透明

罗托鲁瓦的地是绿色的
平展展牧场留几株水杉
绿藤的木屋牧人哪去了
徜徉的羊群像几朵云团

罗托鲁瓦的山是乳色的
华卡雷娃涧正热泉喷涌
湿滑的硫磺风无比温润
峰峦的蒸腾是地在激动

罗托鲁瓦的城是多彩的
南极大合唱用汽笛吉他
酒旗风招邀着今日世界
东方的歌人阿拉伯浪客

罗托鲁瓦的夜是紫色的
橡林的深处有点点灯火
毛利人村居点白人别墅
深巷里飘来“小城故事多”……

皇后镇

——《澳洲诗抄》之三

哪一方星座掉落到人间
嵌在这雪山下坡坡坎坎
南岛的皇后头戴着珠冠
笑迎旅人以安谧的梦幻

夜街的小镇喷五条光流
黑皮帽女郎驾摩托飞游
镇后的奇峰是滑雪驻点
巅顶的灯云像光的浮鸥

威廉姆的铜像眼神悲悯
怅望着淘金者无名坟茔
石板的马路，尤加利树
飞倦的白鸽扑闪着梦影

远山皑白得肃穆而神秘
瓦卡提昔湖则蓝得静谧
湖滨，波西米亚的浪子
怅望着千秋雪琴声凄迷

湖中的蘋舟有木船停泊
洲上的桉林漏几点灯火
故家的蘋洲是种柳树的
可有人念我的芒鞋破钵？

悉尼

——《澳洲诗抄》之四

风浪与阳光嬉戏的海湾
如虹的大桥，快艇，三角帆
山坡的别墅扇形地排开
红瓦白墙间是草坪冷杉

麦考利大街的日影迟迟
摩天楼，“宝马”追逐着“奔驰”
鸽子却浮满了海德公园
碧水，红柳，银色的扑翅

哪去了，南威尔士大荒原
渔猎的年代，木桨和弓箭

哪去了，亮月升起的时候
棕榈树，篝火，毛利人初恋

我恍见菲利普举起火枪
不列颠在这里盖下私章
万吨血泪掩映的古灯塔

驱散了海湾的世纪苍茫

文明冲刷尽人类的恩仇
贝壳型歌剧院新演春秋
无云的苍穹蓝尽了海天
有朵朵澳航的班机浮游……

陈 东 东 的 诗

童 话 诗

被将来的夜雨洗了好几遍，在废旧车厢
锈红的那一侧，粉笔字早已字迹模糊，
却反而勾勒出清晰的腔调：

“胖子下班了，
“多么舒服呀！”

要想再一次确认这声音，目光先要
从废车厢移向小站砖墙上挂着的灭火器。
灭火器下面，长条椅空寂。这个胖子，
虚幻地舒服着
粉笔轻描的身形轮廓。

胖子是透明的，
能够把臃肿于繁星的一整个通宵
慢慢咽下去。

但胖子有点乏，他仅仅
把启明星照例像黄昏星一般别在了胸前。

……他的徽章也成了他的灯，
引着他打一个冒出猫形白汽的哈欠，
迈过小铁门拐进了幽深。

在他身后，
火车忙碌得越来越隐约。

远去的轰鸣正被这隐约载往寂静，
要不是轰鸣以另外的隐约翘出小铁门，
像若无的追光追上了他，
胖子的前方，大概就不会有
一阵阵放大声量的犬吠……

可现在，狗又到村头又跳又叫，
空气震颤，一轮月坠进了半轮

村后的丘山。

胖子嘟囔着他的八字步，
让声音泛白的泥径蜿蜒，穿过他

粉笔框出的空心身体，去抵达世界
本来的疲惫。那便是胖子下班的
舒服了：一轮月抹掉半轮丘山，
为了弥漫开漆黑的穹隆。

胖子也许就

歇在了那下面。
他趁着屁股缝裂开裤子的凉快和滑稽，
蹲在了那下面——
他冒着自己被抹掉的痛快和滑稽，
用粉笔把胖子涂写在夜雨将来的那下面。

电 影 诗

——写给思吾

如果到了未来
记忆还能够升起一片月
照临往昔

也就是现在
让一线斜阳把下沉式广场的虚怀收紧
缩成情人座，你会不会又一次
放大了瞳孔？——因为你依旧
被电影最初的那阵子黑暗抱得太热切

电影要映现的，却是另外的想象方程式

电影不打算再去收紧，它只要
看电影的两个人成为唯一
当情人座在电影渐渐松开的明亮里空旷
那唯一的人，一半还勉强
守住又可以自由的身体，还有一半